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續稿卷四十八

九

詳校官編修臣潘庭筠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助教臣金學詩

謄録監生臣張同巽

弇州續稿卷四十八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表序

同姓諸王表序

旨哉班固之引詩曰介人惟藩大宗惟翰懐德惟寧宗子惟城夫豈直以昭扆親敦睦之誼葢首廣樹肺腑以

夾輔王室有深長思焉然天子之號僅為王王畿不過千里諸侯之殺也十之故以至親勛德無兩周公而爵靳九命地裁百里衛鄭以下可推已自秦始私天下孤立自雄諸公子無尺寸之地拱手以成關東諸侯之勢漢祖大鑒其失故襄王王齊元王王楚王濞王吳如意王趙文帝王代皆跨州兼郡連城數十宫室百官並制京師識者譏其矯枉過正焉易世而後勢不得不分其地降其官屬苛責以法而削其權至東平憲王遂無驃

騎將軍雖以王故位三公上而隱然臣庶之列矣魏晉
而後入為常伯出領岳牧積資累望始遷鼎司當是時
一字二字皆同國封無所軒輊隋唐之世始以一字為
國王天子之親子弟為之正一品二字為郡王屬之稍
疎者為之從一品以逮於宋大抵因之蓋國邑不及兩
漢而事寄不及六代豢之以祿食崇之以虛器如是而
已元起沙漠其自太祖以下咸分部西北或為行國以
畜牧自娛樂或控西番賦城郭為食邑又竭府庫之金

帛綿鈔以賚之至世祖之昭穆始約畧如唐宋時而爵秩稍崇事寄亦稍重明興高皇帝損益百代以成彝典而其大指在封建本支翼衛磐石即位之元年立皇太子三年封諸王秦王都西安晉王都晉陽燕王都燕周王都汴梁楚王都武昌齊王都青潭王都長沙魯王都兖從孫靖江王都桂林皆據名藩控要害以分制海内至十一年復封蜀湘諸王國置相傅以下官屬與京師亞護衛精兵萬六千人牧馬數千疋其冕服則九旒九

章車旂服飾僅下天子一等靖江歲祿雖薄冕服亦次
而設官置衛宗廟社稷儀若親王天子之臣貴重至太
師丞相公侯不得與講分禮伏而拜謁可謂隆崇之極
矣親王之支子尚得為郡王郡王之支子始為鎮國將
軍從一品鎮國之子為輔國從二品輔國之子為奉國
從三品皆將軍奉國之子為鎮國中尉從四品鎮國之
子為輔國中尉從五品輔國之子為奉國中尉從六品
自是雖支庶皆得稱中尉不為齊民而親王之女稱郡

主尚之者曰儀賔從二品女曰縣主郡君縣君鄉君儀賔自三品至六品皆得襲冠帶享祿奉推恩可謂廣矣高皇帝既厭羣臣太孫御歷而二十三王者皆叔行以意行國中自如禮樂刑政幾不自上裁之則傷恩縱之則傷法於是齊黄以鼂大夫之謀進而掩襲時下僇辱繼之諸叔惴惴人不自保文皇因燕之成資奮戈南向僅三載而易大物雖神武絶倫猛將僇力蓋亦有天助焉高煦狃前勝宸濠乘國瑕用其螳螂之斧蛙黽之鼓

而當伏軾不旋踵而靡碎雖順逆之理懸亦强弱異也所以云弱者護衛不設不得臣一切吏民進止機宜一切不預百口之命仰給於縣官即小有淫佚越志者片紙旦下而夕繫於請室百世之社頃不屋矣然而麟趾振振螽斯日蕃般之孫子其麗不億雖盡大農之賦不足以養之而浮繫一城祿請不給仕宦永絶農商莫通於是稗王不知南面之愉支子更起齊民之慕雖大司馬之九伐可以無施而司農宗伯技殫策困而無所措

手迺有請減歲禄者有限宫媵者甚而有限支子者要之徒損天子親親之名而無益於大計愚竊以為海内大省十有五六其得封者獨河南山東山西湖廣陜西江西而已蜀僅有一王不足累自兩直隸及浙西三郡財賦之地不可以開朱邸其他若閩若廣若滇若貴若蜀之重順浙之東南諸望郡可以舉周韓晉代郡王而下其困不給者分徙而居之官為量給道里居室之資所徙非大國則其民易支所徙皆困宗則其人不戀土

奉國中尉而下止以築室取婦官給資裝而不通屬籍不予冠帶不奉歲祿不限城野材者聽其補博士弟子取科第不材者習四民之業以自給年至六十始予本品服優之諸儀賓自鎮國以上以品爲冠服而亡奉廩輔國以下如齊民而不絕其仕路庶幾可以展轉而支百年夫疏不間親下不議上此在天子獨斷而行之非可以人臣與也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此又不可舍置弗顧惓也作同姓諸王表

公侯伯表總序

封建古制也而莫詳於周周之天子僅稱王而其下為公侯伯子男不能子男者為附庸其命則自九而至五其別則有同姓有異姓而其封則以功德不以親疏秦始並天下創尊為皇帝廢封建公族無尺寸之土而猶存侯爵為三等以待有功者列侯則如武城通侯之類倫侯則如建城武信之類皆有邑名而不稱國下者則關中侯有封食而無邑名然皆金印紫綬而列侯倫侯

至位丞相上丞相之尊重者莫如李斯九卿之見幸有大功者莫如蒙恬兄弟而皆不得沾其慎貴奇畧推巳漢高豁達裂天下以王諸子弟及大功臣而其次則因秦之舊為徹侯亦有關內侯凡二等第功臣之為王雅非其意至白馬之誓而獨侯國存武帝狹海宇鞭誅四夷不愛通侯之印以待有功者即功雖尠細或見錄天下之壤地不能侯而國用則益侈於是苛為之禁以伺其過即尠細亦見削而高帝身與共創業之臣所餘無

幾封拜日下而侯國不日益漢地不小損自武帝而後封拜之與削亦漸寡而終西東二京其制畧相彷彿中間雖以呂氏之擅王與新莽之盜為公未幾輙罷自魏氏之末司馬擅制始復為五等曰郡縣公侯伯曰縣子曰縣男皆得稱開國金印紫綬而關内侯有不開國者顧反居子男下晉氏以至齊梁陳皆因之若北魏之與北齊皆崇設王爵以待勲舊而其更有功者則别封郡公侯或一人而僭三四爵然同姓異姓皆不得為國王

而郡縣公侯益卑矣後周宇文泰辭安定王遂以安定公終其身而其子篡魏進封功臣晉趙等大國然皆稱公而不王隋氏因之至唐而始定以子弟為親王正一品其稍疎而有功者為郡王功臣之有功者為國公皆從一品郡公以至侯伯子男則遞降焉如趙公無忌梁公玄齡之類皆得世襲而他以恩賜者或世與否自安祿山之為東平王遂毀周例而踰之然中興以後王公之格益輕至有佩櫜鞬捧酒炙而趨走於節度之庭者

而封亦不復世矣宋興復唐初之制以宗室之懿叙封王爵而其疎者與文武大臣自國公以下至子男往往以郊恩遞進徒以爍其名而已尸不得言禄爵不得言世然猶斤斤守其靳焉自蔡京之公兩國而公制紊矣童貫之為王而王制偷矣南渡以後所謂王者遂冐於宰執如檜如侂胄如彌遠矣元承遼金之後王爵尤易即將相非勲德可以一嚬笑而得之獨漢人至國公而止明興髙皇帝之下建業草創未遑吳元年始拜功臣

李善長徐達常遇春爲國公而其他功臣之死勤事封疆者有國郡公侯伯子男之贈然往往一狥元舊洪武三年始大啓封建皇帝之子爲親王親王之從庶子爲郡王而功臣則公侯伯三等有世襲有流爵罷子男不置公侯位正一品上伯位正二品上朝服進賢冠加籠巾貂蟬世襲者領鐵券流爵則否當是時封伯者僅二人忠勤之祿僅當侯三之一誠意至不能當六之一而其輕可知矣十年以後封東莞徽先祿遂與侯等至永

樂初而始定居侯之下正一品之上其階勲皆與侯等而伯益重矣凡公侯伯之任入則掌絫五府總六軍出則領將軍印為大帥督留都管鑰轄漕綱獨不得預九卿事大抵視漢以下獨隆崇云

高帝功臣公侯伯表序

余讀髙皇帝洪武之三年功令未嘗不三復而歎也曰嗚呼厚而裁則而可久矣當是時封公者六人而魏公功最大祿秩亦最重中山侯宿將也以一言之誖而不

獲公德慶侯鉅勲也以一事之紕而不獲公永城封而貶東勝封而奪訓詞益凜乎斧鉞焉夫孰敢有恣睢而隕於法者然至吉安江夏臨川東平之類抑何其殲夷狼藉也三年而後續侯者獨西番之役最盛平雲南次之其他以僨勲相錯封然至藍氏之株累而幾若埽矣夫以馮宋公傅潁公之雄而卒不免死嫌謂其不赦法也而諱之即諱之猶不為置後嗚呼可歎也太史公言幽厲之後見於春秋尚書有唐虞之侯伯歷三代千有

餘載自全以蕃衛天子豈非篤於仁義奉上法哉漢興功臣受封者百有餘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後數世民咸歸鄉里戶益息蕭曹絳灌之屬或至四萬小侯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溢忘其先淫嬖至太初百年之間見侯五餘皆坐法隕命亡國耗矣罔亦少密焉旨哉所以稱罔少密者人主不覩其先得天下之所繇是以輕視其功臣而重利其土地人臣不覩其先

得國之所繇是以易為慝而難為守明之國邑溥不過
再倍一公卿而已天子亡所利之然而至嘉靖百餘年
之間初所封六公僅一公在二十八侯其二侯進為公
者亦絶而餘二十六侯亡里土乘駟之奉後封四公二
十一侯二伯亦僅西平武定在耳其故何也當是時天
子紹明先世之道慨然下明詔太宰大司馬追攷故實
收錄故鄂國公遇春曹國公文忠衛國公愈信國公和
後俱為徹侯誠意伯基後仍為伯增其秩天下翕然歸

厚焉而一時奉行之臣不能推廣德意至使宋頼二公遂不獲一比肩曹衛而李韓公廖德慶吳江陰靖海之裔寥寥斷一命之澤將無望於後聖哉夫繼絶世舉廢國天子所以懷諸侯也則自古記之矣夫豈欺我故特紀之而表其篇興廢云

永樂以後功臣公侯伯年表序

文皇帝以建文之四年七月下京師即大位用其年為洪武之三十五年又二月制詔吏兵部差次從靖難功

臣遂封淇公等二公成陽等十三侯興安等十一伯已又錄降附公增曹公歲祿封永春一侯忠誠等三伯明年封駙馬都尉袁容等二侯遂追舊功封豐城一侯寧陽等五伯三年復追舊功進封新城侯至是靖難封始究六年論平安南功進封新城西城二侯皆為公增豐城侯雲陽伯祿各五百石已進封清遠一侯安遠建平二伯終文皇帝之世凡再大封至曆皇帝之元年論奪門迎駕功進封武清侯為忠國公封太平一侯興濟文

安等四伯已又封武功一伯自是終諸帝世僅一大封而其宂破軍殺將戡亂僇工之特封者不與焉嗟乎靖難諸將臣從藩邸起以一旅之師彈丸之地出萬死者三載而遂定宗社於太山之固此其績誠巨然英主實在軍攻堅履危斷自神授又大戰不過十餘所定軍府不過三四而已毋論中山開平其視曹衛宋頴而下抑何徑庭也定興之埽安南固自偉亦何能超頴川之下滇蜀且久復失之令高帝之盟白馬指黃河而誓其功

臣鮮有存者易世而後所當僅如綫之敵與隹符之盜
鹵級數十以至百積封自伯而至侯遂有公者今胡以
貂綿蟬聯也以此況彼誠不可同年而語自孝宗而後
執政者始知愛守名爵不輕畀而不能無畏於首尾未
暇一一釐正之然至新建之取叛王不煩天子璽書不
廢太倉水衡金錢縛之於股掌寧遠之摧西潒積級至
萬餘其所遘敵固皆瑕然其績豈與他徹侯等而搢紳
大夫猶斷斷有後言者何也少所見多所怪恒也又陋

而不習掌故余故表之以告夫司勲者

恩澤公侯伯表序

古恩澤侯凡有三曰外戚則如呂武之為王與王氏之五侯丁傅梁竇之類曰中官則如趙高孫程單超之類曰嬖幸則如董賢趙脩之類是三者皆能干數章典變動玄象使帷幄汗馬之勲臣觧體而不可收志節之士輕視貂冕而不樂於用明興高皇帝毋外家三尺之屑以故王爵廟貌雖極隆於揚徐而朱邸自功臣外無兩

者他若李隴西縣尚主而僭爵然亦岐陽大勳所推本而成穆椒房之光寵其凡橫貴不過叅省而又奪之獨於晚年梁公之券施於充妃之從子顯出相貴邸入陪禁籞至建文而削奪識以為非不幸云文皇入纂之頃中宮猶在邸而仲氏已前開國夫固憫其禍收其悃而執經者猶疑之然以中山之勳塞天地家有兩公胙及百代不為幸也昭皇后母儀奕世幾於文姒以故張氏得封二伯其後漸因之至有自侯而進公者自保傅而

正太師者然會昌主兵符而不能易人主之喜怒壽寧建昌能易人主之喜怒而不能與外庭之進止其極不過富貴其樂不過宫室狗馬聲色其威怒不過行閭閈雛匹而已世廟憤壽寧建昌之積侈執而繫僇之一時肅然而又申明考功令下所司悉裁諸外戚之世封者獨定公以中山故彭城恵安以昭皇后故且半援帷幄汗馬他則擁護心乎孝烈而家一襲晉接穹孚榮恭而不予世天下服其公快其斷而不敢以少恩病之斯

所以為肅也若夫中貴人之擅柄代有甚矣幸而未鑒其覈不敢身冒封爵而正徳之亂其昆從以迨厮養皆得濫竽焉嘉靖之數方士之無頼者居一矣皆未幾而�削繼之著為令甲萬世曉然知其非當可無慮也作恩澤公侯伯表

追封王公侯伯表序

高皇帝之始定建業也於他官制皆草創而大捐其爵封以厲庇主殉義者故於死事之臣必有贈而胡大海

廖永安至首開公國而是時帝尚稱吳國公云益不嫌肩並矣第其他郡公邑侯伯子男皆仍元之故不階極品廹即大位洪武之三年始進公侯位一品上而罷子男仍與諸功臣約其殁也公則王之侯則公之自是而後諸功臣之顯終者不及半而其他或以大愆麗辟或以微譽忤旨皆格不復舉都督縣僉事而下至指揮間取死事間追舊恩往往超登侯爵而都督同知以上未有沾被者至洪武二十年而後上春秋高有司怠於脩

舉彝典遂寥寥矣永樂初大槩仍高帝之舊而丘淇公以北討失律不得王而朱平陰以嗣公北討失律獨得王其他有開國邑非罪而弗獲封者或嗣公侯伯非公而獲封者都督有以恩而獲伯者有以功而不伯者有舍爵邑而贈公孫者有六卿舍公孫而稱爵者易世之後不必盡出獨斷政府與操割者上下惟以意焉語云後主所是則為令其然豈其然哉今考而表之追封王公侯伯表

公孤表序

三公古官也自周公制為一代經典而係之曰太師太傅太保曰三公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又曰官不必備惟其人葢坐而論道者其體誠重而其選誠不易矣漢承秦制設丞相大夫以至九卿而罷三公不復設至安漢公莽竊政始自為太傅而以虛名崇故丞相孔光為太師東漢以後惟代置太傅一人踞三公上而隆其秩曰上公至董卓竊政自相國拜太師踞諸侯王上而幾

成鼎革矣晉以避諱故改太師為太宰然猶在丞相下大將軍大司馬太尉司徒司空上江左以後自王導謝安外非宗屬尊貴者亦不及而北魏之季太師與大丞相並加以待執國之臣北齊因之太師與太宰並設至太師而序遷太宰乃叙遷左右丞相則又舛矣宇文泰之執國始倣周官自為太師大冢宰兼總五官之柄而宇文護因之其事雖美其心則慝矣乃欲與三代比隆得哉自隋迨唐大抵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師曰上公

而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而宋氏亦因之然三公不時置而所謂三師者抑何寥寥也太師重矣乃有謂太尉次重寧與太傅而不與太尉者宋徽宗政和定官制始以太宰易左僕射少宰易右僕射為真宰相太師太傅太保為三上公以少師少傅少保易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孤無職而有秩以隆宰執之資深績崇者南渡而後因之元人得中土公孤皆如故而復置太尉司徒司空環衛之微勞與言色之昵合朝拜暮加不可勝紀明

興高皇帝始釐正之罷太尉以下官而李韓公善長徐魏公達以舊德元勛爲太師太傅然亦無職事不置掾屬防閑洪武十三年罷中書省采御史言欲特置三公府竟不果而僅設四輔官位尚書上聘耆儒自布衣徑爲之賜坐倡和分四時以寄燮理之任而無何復罷師傅之官自魏公薨韓公雉亦絶響矣將下視博采鮮所當意所謂無其人則缺者耶建文永樂代不置此官仁宗初即位謂羣臣皇祖考神聖無所藉毘師傅即眇末

何敢於是拜張英公輔太師沐黔公晟太傅陳寧陽侯懋太保蹇吏部義自少保晝進少傅至少師楊殿學士奇自少保進少傅夏戸部原吉進少保於是公孤之官備矣然以是寓美稱耳非必有燮理之實也獨宣德三年詔太師輔少師義少傅士奇少保原吉太子少傅榮俱輟所領從容謀議以不時召對凡所遊幸必從庶幾若真授矣而士奇榮理閣務如故自是而後三公僅公侯伯而文臣限三孤以為常嘉靖二年以大學士楊廷

和一品滿十二載且有定冊功加太傅四辭而止萬歷九年大學士張居正一品滿十二載遂拜太傅其後病甚以遼左功加太師不久卒縉紳聚而譁之以為非故典然而嘉靖中加大同帥左都督周尚文錦衣帥左都督陸炳武弁也其非故典尤甚而未有譁者何也夫變理責之紈袴論道以施乳臭即公侯伯奚取焉然則文臣而加者非德媲則譁非績崇則譁非齒宿而資重則譁以譁江陵可也夫四者備矣而譁不必也政和之制

又有以太尉冠武階者竊謂可采云

東宫三師表序

東宫三師古官也漢獨置太子太傅二千石至東漢為中二千石少傅比二千石後亦為二千石魏晉以還雖並設三師而往往不備官大約太師太傅太保為一品下少師少傅少保二品上高帝初因勝國之制自太師至賓客皆無所關掌而詹事以下至於坊局始實為宫臣然洪武元年丞相善長達平章遇春帶少師少傅少

保右都督馮勝帶詹事平章廖永忠趙鏞帶副詹事都督康茂才等帶左右率府使副御史大夫湯和鄧愈帶左右諭德中丞劉基章溢帶賛善大夫善長基溢理省臺幾事煩日不暇給而達遇春等諸大將帥征討之不遑然則以虛名被之而已所日授經者宋濂輩耳洪武二十二年公馮勝傅友德領太師公藍玉李景隆領太傅公常昇侯孫恪領太保而尚書詹徽兼少保尚書楊靖領賔客亦不聞有關掌永樂初以公李景隆丘福領

太師朱能領太傅尚書蹇義金忠侍郎塁麟領少詹事而學士解縉等七人皆兼坊學士庶子諭德中允等官顧獨僧姚廣孝專為太子少師會上狩北京廣孝與義忠麟留輔太子學士楊士奇亦以諭德輟閣務輔太子而自是以後三師至賓客仍為虛銜以待文武大臣之資重或有功者然三師視三孤三少在尚書上賓客在侍郎上故為表之使有考焉

贈公孤宮臣表序

高皇帝下江左因勝國之舊為五等爵以贈勳臣及文武之死綏者其後有王公侯伯之典而罷子男至公孤絕不以為贈文皇帝復因之有贈爵而無贈官中間僅一惜朱長史復之相藩邸胡學士廣之侍左右皆久而皆五品未及貴故追崇之然亦僅至尚書而止葢五十餘年而寥寥如也仁宗即位復置公孤官以居英公輔尚書義等於是姚廣孝胡廣得少師馬京得少傅塁麟得少保文臣之贈三孤自廣孝等始也宣皇寵寄夏原

吉其卒也欲爵之而不果故特崇以太師而蹇義因之
文臣之贈三公自原吉始也嗣黔公斌之薨也欲王之
則無功欲毋贈則不容已故特優以太師勛臣之贈三
公自黔公斌始也周太保尚文之卒也岳都督懋之戰
歿也宜伯而靳之一崇以太傅一崇以少師武弁之贈
公孤自尚文懋始也鄒濟少詹事也王汝玉賛善也於
仁廟為舊宫臣故即位而贈之太子少保賓客文臣之
得贈東宫大僚自智濟汝玉始也王一寧侍郎也以閣

臣而得太子太師三品之蹴得三太自一寧始也凡國家之典始則若濫觴繼則滔滔焉又繼則湯湯焉今而猶若有所裁者則諸典司力也作贈公孫宮臣表

杜國表序

柱國古勳官也戰國之世楚以處高勳有上柱國柱國以待相及令尹之選而其後絶不聞北魏之初以太尉拓拔嵩位望尊重故特置柱國大將軍崇寵之至尒朱榮亦因而遂進號為天柱西京之魏太師宇文泰而下

八人皆用高勲拜柱國葢所以表閥閲叙門廕也宇文周之世為柱國者日益夥而亦漸輕故復設上柱國冠之然品止正二而柱國為從二煬帝之末復置光禄大夫左右金紫光禄為一二品階罷上柱國柱國不用唐初復置然遂為三四品勲而自是以上則止稱大夫大夫而上曰特進曰開府儀同三司而階勲不甚别矣元始復以上柱國為正一品勛加中書丞相而它官之至一品者雖加至三公而不可得明興因之以授左右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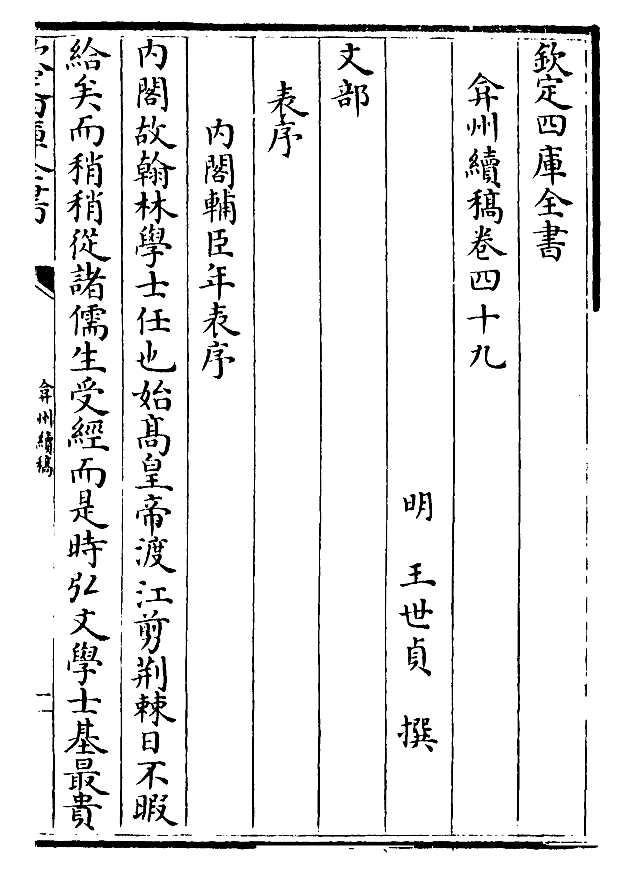
相李善長徐達及中書平章軍國重事常遇春後更定官制正一品曰初授特進榮祿大夫加授特進光祿大夫再加或贈曰特進光祿大夫上柱國從一品曰初授榮祿大夫加授光祿大夫再加曰光祿大夫柱國而亡所謂左右柱國者然洪武三年諸功臣國公獨李善長徐達得為左柱國其鄭曹宋衛四公皆為右柱國左柱國貼以光祿右柱國僅曰榮祿而列侯皆以榮祿冠柱國當是時伯爵僅二品勲亦僅為護軍而至永樂初大

封功臣伯爵至正一品而諸伯自茹忠誠瑺以下皆得
為柱國然其授亦自諸功臣而止所謂加授之令甲為
虛設而蹇義以少師滿九載亦稱榮禄而已正統四年
大學士楊士奇楊榮俱以少師加柱國而文臣之有柱
國始矣然亦内閣而已成化之二十年吏部尚書尹旻
以太子太傅滿考加而尚書之有柱國始矣然亦吏部
已耳弘治九年兵部尚書馬文升以太子太保滿考加
而諸部之有柱國始矣弘治十八年天子即位推恩内

閣而少師劉健以官重毋可加因特加特進左柱國而文臣之階勲與上公等矣嘉靖十八年少師夏言以册上帝號加上柱國其後上復以加少師嚴嵩辭不敢當謂人臣無上益欲以形言之僭恣上果大悅其後復以加少師徐階階亦不敢當萬歷中加太傅張居正居正亦不敢當居正卒遂以為贈而言者不審謂其實為之也至形之論劾且謂無將之罪而不知上柱國在唐世不為重官而二品勲所謂正治上卿者故自若也文臣

一品不時滿柱國亦不易得故備志之

弇州續稿卷四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續稿卷四十九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表序

內閣輔臣年表序

內閣故翰林學士任也始高皇帝渡江剪荊棘日不暇給矣而稍稍從諸儒生受經而是時弘文學士基最貴

幸當帷中寄丞相以下亡敢望之已益勸焉上業進學士丞旨同攵濂濂又最幸得偕上坐起其職大抵紀注言動備顧問云而上時時授以旨使為詔草濂獨多所當久之上做宋益置華葢謹身文華武英殿四文淵東閣二俱大學士秩正五品徵諸明經長者以次代攉而會丞相帷庸敗析中書六之尚書寄天下任而大學士稱近臣不為置僚屬亡所治天子方自操威福亦亡所寄裁至文皇帝繼大位始即文淵閣召侍講等七人日

入直左右已益親上上所與謀羣臣甚祕稍遷至大學士歲時賚予同尚書矣仁宣朝用太子經師恩累加至三孤益尊而宣皇帝右文遇殺內柄無大小悉下大學士士奇等取報行而吏部蹇義戶部夏原吉以不時召得迭入省可六尚書事與士奇均而大學士陳山等或鮮所關預豈非無顓職繇上輕重哉耶論道之體創尊仁宣迨景及憲大權始集令視之赫然真相矣夫閣臣於禮至貴倨也視百司乃無重相壓何以相稱焉其喜

怒借上意故上不嫌逼也威福間已意故下弭息也創白由六曹故雖不與也取以詔行故衆毋敢訾也賢者當之不見跡而治不肖者當之不及敗而亂此在人主擇矣起永樂之壬午其姓氏歲月備攷見云

翰林諸學士表序

學士非古官其職初散寓於中祕諸省至唐文皇開天策府而始有學士之目武后中復置北門學士間以親暱充之如漢鴻都而加重其後至德宗朝始定設學士

繫銜於翰林與中書舍人對掌內外制然無定品往往寄祿於他官其資重者至散騎諫議而淺者僅拾遺叅軍尚不能與舍人埒獨其長一人最貴曰承旨往往竟拜宰相其次亦不失三司觀察卿監至宋一切因之而益加重然不為定品如故元豐制行自是稍稍有恒秩元之初興定學士承旨正三品學士以下遞降有差其後進承旨為從一品視中書平章政事學士視左右丞高帝初下江南庶事草創有所聘擢僅寓名以備顧問

而已吳元年五月始置院學士正三品侍講學士正四品直學士正五品修撰典簿正七品編脩正八品洪武二年正月定學士承旨正三品學士從三品侍講學士正四品侍讀學士從四品直學士正五品典簿正七品待制從五品修撰正六品應奉正七品編修正八品典籍從八品九年閏九月詔承旨與六部尚書同然班在其上十四年而改為正五品罷承旨直學士待制應奉檢閱典簿十二年二月始定學士一人正五品侍讀學

士侍講學士各二人從五品孔目爲首領一人未入流侍讀侍講各二人正六品五經博士五人正八品典籍二人從八品侍書二人正九品待詔六人從九品皆稱屬又修撰三人從六品編修四人正七品檢討四人從七品別爲史官亦係屬焉是歲侍讀始列侍講前建文初大有所更置然於職事無損益永樂初仍高帝舊尋擢史官解縉而下七人入内閣預機密典綸綍然自學士王景卒解縉胡廣楊榮輩猶相繼領院篆洪熙之歲

大學士士奇等驟遷至三孤踞六曹上遂不復領院矣第文淵内署於諸曹異文移往復猶以翰林行之令雖稍稍變革而猶有一二存者如史成焚草中貴傳旨猶傳大學士為翰林學士翰林公署中左設大學士三座學士一座而講讀學士東西對列是也學士秩雖卑而職與内閣通故係其名氏於後

中書省表序

自周六官廢而秦及列國皆設丞相其重者曰相國掌

丞天子佐理萬幾漢設一丞相以御史大夫副之東漢
曰司徒其職分於太尉司空而權移於尚書令僕自晉
以至宋其省或尚書門下中書其掌或令或監或僕射
其佐或參知政事或左右丞或侍郎要皆為人主理庶
務無所不統攝蓋真為相而名避之三公為貴官以加
其資望之重者而南渡以後至孝宗而正其名曰左右
丞相其佐仍曰參知政事元因之置中書省令一員正
一品以皇太子為之左右丞相品同令平章政事從一

品左右丞正二品參知政事從二品參議正四品高帝定江左以至即大位仍置中書省罷令不設餘俱如故洪武三年革平章政事食祿者不在革十三年以丞相胡惟庸專僭誅之因罷中書省散其柄於六尚書而係之甲令曰後有請立丞相者文武羣臣劾奏其人凌遲處死嗚呼聖矣百餘年来天子不獨斷必有所寄不能不歸之内閣而至嘉靖中遂操丞相之柄而出其上萬歷初遂並人主之尊而兼其詳勢重矣是不可不變而

通也作中書省表

六部尚書表序

尚書非周官也自秦寄國事於丞相而內庭有尚書其爲令丞不可攷但其職僅以通章奏而已漢興至武帝而始削丞相權躬自攬斷而設中書令以叅尚書至臨崩而始命大將軍霍光領尚書事裁斷萬幾可否保護萬乘兼馭宮禁而九卿將軍守相所諮白不之丞相而之大將軍富平繼之稍自抑然至大將軍王鳳而復修

光故事權至倂人主丞相取充位而已成帝始置尚書僕射一人尚書四人凡四曹曰常侍曹二千石曹民曹客曹後又益四直三公曹是為五曹然不過一大將軍掾屬而已後漢光武不以政委三公天下章疏皆尚書與人主參決乃下三府而至孝明以後天子初即位輙置錄尚書事以太傅居之或以太尉參之然時置時罷而令僕射及尚書號八座其可否庶務即令之內閣而參考功法詰責公卿又有今所不敢望者然今秩不過

千石僕射八百石尚書六百石銅印墨綬令以久次始得為郡守毋望九卿而尚書至有補大縣令者以故委寄雖重而不敢萌肆心至魏晉時令僕不出為他官往往遷為三公如山濤衛瓘或領開府如荀勗而居然端揆自命矣魏分尚書五曰吏部左民客曹五兵度支晉分為六曰吏部三公客曹駕部屯田度支而尚書始以其職入銜矣渡江後定為吏部祠部五兵左民度支凡五歴宋齊梁陳又加都官為太常是時六尚書雖分

寄省事於令僕不稱屬而吏部尤重沿至北齊周隋有
錄公則錄為真相而令僕為叅執無錄公則令為再相
而僕射為叅執無令則僕射真相矣而中書主奉行門
下主封駁與尚書省次體而為叅執唐自太宗為尚書
令遂罷令不復置而左右僕射遂為閒秩開元初改左
右僕射而左右丞相姑美其名以為侍中中書令優老
之階而歸重於文武二選其後遂以中書令為右相兼
文部尚書而李林甫楊國忠居之左相兼武部尚書而

李適之陳希烈居之尚書之重益未有甚於此時者而左相武部其權寄不能右相文部之十二亦人主為之耳至德以後侍中中書令復以重故為勲臣加秩而二侍郎同平章事為真相資望之深重亦有至中令侍中者其左右僕射或以為加秩或以為優資大抵省事非關係天下大計而六尚書亦因之矣宋初以至元豐政和淳熙宰執之更改不常而六尚書之係尚書省如故元制中書省令丞相平章左右丞參政以釐天下之務

而吏戶禮兵刑工六尚書為曹官率屬分職其尚書遇理財則以權幸臣為之往往奪中書柄然不數歲輙革而以尚書部隸中書省於職名頗不維矣明高皇帝下江南即置行中書省自領之即吳王位改置中書省而於六尚書勢不遑設洪武元年始備六尚書皆正三品而侍郎正四品郎中以下品秩有差而皆隸中書省一仍元舊獨戶部事煩設三四科尚書尋亦罷十三年丞相胡惟庸以專擅蒙蔽誅分其職於吏戶禮刑工兵部

分大都督府為五而攝其樞要於兵部陞尚書正二品左右侍郎正三品雖並稱政府而名位不極事權不專天子之威福無下移蓋隱然周世六官之壞而獨冡宰不制國用司徒不掌邦教以此小異耳建文之主歸重左班以故進尚書正一品增設侍中正二品侍郎品如故欲以据五都督之上而權輕位崇還拜太驟識者以為未然至文皇即大位而悉更從洪武之舊矣是時改北平故燕國為北京設行部尚書以總布按二司事行

都督府揔都司事永樂四年上狩北京幸灤河經畧定鼎之業雖備行九卿印以從然皇太子以元良監國大小庶務悉以委之唯封爵大辟及除拜三品文武職六科都給事中以聞而戸部主糧餉兵部主軍旅禮部主朝儀始以行在尚書夏原吉方賓吕震扈從而九卿印務往往令原吉兼攝是時六部政本猶在南十七年而皇太子歸青宫以皇太孫留守南京六部政悉移而北十八年行在六部落行在字諸九卿大小省署之留者

皆稱南京洪熙元年天子留意豊鎬諸九卿大小之在南者皆落南京字而六部復稱行在宣德三年始定如永樂弘正以還内閣日益重而六尚書日益輕然老臣勲業稍重加三孤東宫三師若吏兵之長猶能與之抗而至分宜之得政則若外藏矣江陵之當國則若曹郎矣嗚呼人主不可以太阿授人哉余因攷六尚書姓名自永樂四年而後十七年而前其在南北者皆列之本部十七年而後在南者始列之南京葢以政本為重故

也

都察院左右都御史表序

都察院古御史府也自周官御史掌贊書授法令秦人因之自漢益重置大夫以貳丞相銀印青綬位上卿於萬幾無所不參攝每丞相闕則大夫以次選代成哀之際遂為大司空與丞相大司馬俱封侯位三公金印紫綬後雖旋復旋改而建武以還遂定與太尉司徒仍三公故鼎足承君矣當御史大夫時有中丞二在內則掌

蘭臺秘典受公卿奏事舉劾案章外則督部刺史與丞相司直司隸校尉察舉非法自大司空設而中丞廢獻帝時尊權將曹操併太尉司徒於丞相俾任之而郗慮以御史大夫為之副然不復置中丞至魏黃初建司空官仍罷大夫不置而歷晉宋南北朝以至北齊後周别設中丞主臺事而御史府自是稱臺矣後魏以至北齊改中丞為中尉最號雄峻若李彪崔暹之類糾按戚貴威行朝省瑯琊帝子之尊尚假赤棒之威以自張餘可

推也隋始復置大夫罷中丞唐初亦因之有以其官為大司憲者以臺為肅政者而職任如故開元之際復為御史臺而大夫與中丞不並設其職俱以振綱紀察姦弊中丞秩雖卑於大夫然雄峻過之至有徑入相者宋初有中丞而無大夫其屬有侍御史監察裏行知雜之類大約三司使學士承旨以為班知諫院司諫正言以為表裏參知樞副丞郎僉院以階進監司牧守以待退至元而尤重其任設大夫從一品中丞正二品侍御史

從二品治書侍御史正三品皆為長官當是時濟雅圖帝有恒言中書省樞密院吾左右手也御史臺治吾左右手病者也旨矣明興其初制一循元舊當是時左右大夫湯和鄧愈數膺斧鉞寄外出而中丞劉基章溢理臺事其後汪廣洋陳寧輩俱遷大夫洪武十三年胡氏之事發而御史臺僅設左右中丞俱正二品侍御史正四品而已十四年始改為都察院然僅正七品其官有御史而無都御史十六年仍為正三品明年為正二品

於是定設左右都御史正二品左右副都御史正三品左右僉都御史正四品職糾劾官邪申辨冤抑而所屬御史分為十三道巡按以至他公委出則奏請還則考覈然御史獨不係都察院以示得相糾察之意建文初改為御史府設都御史一員左右副都御史各一員品如故十三道御史曰左右兩院監察御史永樂鼎革悉復洪武之制其後移都察院於北京而留者曰南京都察院畧如六部矣其以左右都御史而下摠督提

督參贊廵撫各鎮者初自本院出曰公差事完或得代則回理院事其後不勝多則往往自部佐卿寺藩臬遷轉亦不復歸院以為恒久表御史大夫中丞左右都御史及左右都御史之出鎮者

大都督府左右都督同知僉事表序

大都督府因樞密院而改建之者也樞密院之職實古太尉大司馬諸將軍而其名則循唐宦官之舊五季托肺腑其權寄宰相上宋顓兵政稍與宰相次而號兩府

然皆搢紳大夫為之至元而用其國人與漢人之以武功顯者第往往參互一二搢紳以贊其𢰅畫至明興而截然武弁數矣高皇之下集慶置中省即置行樞密院而自領之功臣宿將得序遷為同知僉院同僉判官其品秩皆仍元舊至四年辛丑之三月始改置大都督府拜皇姪文正為大都督節制中外諸軍尋增置左右都督同知副使僉事官以中書參議李善長無司馬宋思顏為參軍經歷都事皆極一時之選而同知僉院之在

軍行者尚仍其故不改吳元年甲辰正月即王位定大
都督從一品左右都督正二品同知從二品副使正三
品僉事從三品尋大都督坐罪廢罷不設以左右都督
為長官十月進階俱正一品同知從一品副使從二品
僉事從三品三年革副使陞僉事正二品凡天下將士
兵馬大數蔭授遷除與征討進止機宜皆屬之十三年
分大都督為五軍都督府見若以為品秩如其故者而
兵部陰移之其權漸分矣至永樂而盡歸之兵部所謂

五都督者不過守空名與虛數而已其左右都督以下至同知皆以加邊將之有功者其僉事以待序遷者而掌印僉書之類必以屬公侯伯間有屬老將之實爲都督者不能什一也故斷自十三年以前表之後不復贅焉

中官考序

余讀范蔚宗所論撰寺人而歎其德之無極也夫閹人刁亂齊伊戾禍宋趙談伯子延年之屬既私而不及政

弘恭石顯及政而不及爵此猶其小者趙高挾始皇之餘烈以禍儲嫡僇將相置庸主於股掌而樹之拉之位至丞相爵為徹侯而及其危也乃更欲市國於東方之兵以自王乃若東京之亂如蔚宗所稱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則光寵三族忤意則參夷五宗高冠長劍紆朱懷金者布滿宫闈苴茅分虎南面臣人者蓋以十數府署第館棊列都鄙子弟支附過半州國金寶盈仞於私藏歌舞充備於内室狗馬人食土木被繡皆剝

剳萌黎以濟其欲搆剪名賢以樹其黨吁亦以極矣白簡所陳間一挑之則逮竄立至或假司隸之權或凭方岳之重幾幸先發事取快心或不能無一二勝者勝夫畢而敗隨之跡其荼毒迨有與炎燼同熖息矣三方鼎峙司馬代篡以及六朝皆事由獨斷祭寄文武雖祚有變遷而禍絶閹豎北魏稍緩其防則宗愛矯太師劉騰拜司空皆恣慘屠僇深謀僭僭之階重昉自楊髙輔國幽囚太上𨁝血椒宫爵擅眞王稱為尚父重不可反

矣而後復有程魚仇田之僭擅李明復恭之誖逆雖强藩星列禍不逮遠而九重惕息甘同赧獻跡其終始去漢無異蟿之不勝則賢者為陳竇不肖者為訓注計窮憤極則何進崔胤皆假手外兵而董卓朱晃之釁成矣宋之宣政梁師成為内童貫為外酣歌高飲以成靖康之禍明興高皇帝神斷自天朋亡不昵雖制各監局以處中貴人而不兼文武銜不侵外庭政不御外臣冠服蓋十年之間而宫府謚如也文皇之始不能不有所私

寄是故儼保之譖幾得行而撫監岌岌矣監軍之勢張而馬騏以交阯予敵矣天子幼沖母后不中制權必有所歸而豈振遂滔天矣舉全盛之四海挾至尊之萬乘而授手於鵲起烏合之屬恨其身死行陣不獲正司敗碎而磔剪昆季悉籍貲産足以紓泄臆憤蕩開中興斯則英主之效哉而丁丑一制為之湔洗何也吉祥之創變積驕成怨積怨成逆汪直之啓釁縲紲盈朝尸骨盈邊則此制媒之哉夫以孝廟之仁聖尚不能無李廣而

況蒙不省務狎游是好八虎橫三老紲瑾獨狎牙其間
祖宗之法度德澤蕩涸且盡幸而發自其偶以收全勝
然一瑾死百瑾生參伍狡弁表裏作姦非高廟神靈鼎
成期速明事殆有不可言者嘉靖之始不遠殷鑒悉誅
斥其渠首而又采輔臣之密贊與言路之指擿次第收
革諸鎮監軍朝野為之吐氣邊腹為之回色雖晚節不
無所嚮狥然不至如累季之弊以迨於今即有隱憂而
無顯患斯何下景帝焉夫振瑾至狼戾也公卿臺諫至

狐鼠伏也億兆至魚爛也然而不為漢唐之季者髙皇帝收天下之權以歸一人即狼戾如振瑾者一嚬而憂再嚬而危片紙中夜下而晨就縛左右無不鳥散獸竄是以能為亂而不能為變也雖然不可恃也余故考著為上下二編其灼然稱賢如懷恩覃昌雲奇何文鼎者百不能一而振瑾吉祥汪直之類至不可勝數云

親征考序

古者司馬掌邦政以平夷寇亂雖其文曰張皇六師然

豈必天子在行而後謂之武哉戎衣一著於牧野之誓即倒載而包以虎皮示民勿用是故垂旒於扆而天下蓋謐如也漢高滅秦戲項芟雉羣雄而帝之竟不能自戰逞其餘以與匪茹角七日不食不能彀弩平城之歌天下悲焉唐文以百勝之智擁億麗之大衆而不能得志於小醜安市之役幾以身為餌噫嘻亦危矣哉我高皇帝固已深燭其故彭蠡之後不復親駕大將拜籌於受脤之頃而九有茅靡於賜履之下王者無敵夫豈

欺我文皇帝斬神鼇之足而立北極與敵牙角朋啓六飛爲吏士先夫豈遠慕雄略而近遺廟算哉夫亦鑒弟子之輿尸且爲萬世深長計也然而被堅馳輕冒犯霜露以媒叵測北望而抱遺弓之痛至今猶若新矣宣宗神武將強士良而從事屬國之孱敵若山壓卵然使閫振狎之而輕以萬乘委敵即令遠人賓服紫蓋還洛而蒙塵之辱畢世莫可洗矣三改代而狃不知戒輕從中貴慫㥥編虎鬚而幸脫於其吻胡可再恃也語云千金

之子坐不垂堂夫人主之價寧直千金據九重之沈沈而尚不能忘戒心今卒然而臨廣莫寄命鋒刃其殆寧獨垂堂哉故曰白龍魚服豫且制之因畧紀其事自高逮武凡五世而出塞者六平内亂者三以存萬世規云爾

科舉考序

兩漢之世文武之用非一途選舉辟名署吏積閥往往雜進晉世始重門第而中正之設尚隱然三物之遺江

左則王謝朱陳北方則崔盧李鄭門第之勢益專而不可反隋煬矯之設科取士白屋韋裳稍一氣吐唐宋因沿雖登進尚廣而途則日益重矣元興自朔漠以馬上得天下固不盡廢宋舊而省臺之正皆委膴於其族類科舉之牓分為左右右國族而左庶姓掾史紛進辟署惟意是以吏治若亂絲而不可整高帝之初或致禮網羅或收由杖筆皆朝起鐮莢夕登梅席洪武三年取畿內諸貢士尋未及會試而官之明年始復試得進士吳

伯宗等以為諸儒生多未脫佔畢無益天下大計罷之
又十三年而始更布條式載在甲令二百年来公卿大
夫之業皆出於此易代之際灼然名臣至孫卿者當有
楊士奇之擔登劉中敷楊善之版築夏原吉郭進胡儼
吳中呂震之應鄉書而其後遂寥寥矣世久事殊法網
微疎孽牙其間益至嘉靖而司水鏡者往往門互市田
更買奴亡不稱關節而得揚揚與經生伍相門紈袴簿
璽郎夕拜而不就乃至挼萬乘之臂而奪其鼎甲談之

酢齒鬮之扼腕葢至今尚未艾云言路諸臣抉摘頗峻人主亦微覺之而當事者以弗便已弗竟也乃作科試考

謚法考序

余嘗有謚法通紀三十卷列其凡而序之所以標先王制謚之本旨與歷代沿革輕重之變畧備矣至明亦有紀而未甚詳於是徧考金匱國史之藏秘閣之籍參以家乘而後靡所不備凡有釋義者皆閣籍也每故事大

臣卒禮部以謚請報俞矣則内閣以兩字者三請於上而自擇之是以具釋義也洪武之尚為兵也諸功臣死事有勞而夭者皆榮公侯之爵而傅之謚終高帝世文臣弗得也武臣即都督弗贈侯伯弗得也至建文而待制王禕得謚文節矣文臣之有謚自禕始也其謚小臣者亦自禕始永樂之制嚴矣終太宗世文臣之得者僅姚恭靖廣孝胡文穆廣而恭靖之爵則公也文臣之有謚僅文穆一也洪熙初始大合故臣凡勞於國誼於青

宫三品而上易名者十餘人而後文臣之謚廣然宣英之代猶斤斤焉持其柄而弗輕予且夫魯王愛子也秦王次嫡子也高帝命之曰荒曰愍而登之册曰不敢以子故而廢天下公其於宗室諸子王尚有評也文臣之有榮願也則瑕弗掩也文榮之以爵也文愍之以事也庶幾寓貶矣婦人之有謚也自后妃而外則死節也公主之有謚也自仁宗之悼愛女始也乳媪之有謚也自宣宗始也乳媪之夫之有謚也亦自宣宗始也方士之

有謚也自世宗始也謚而四字淫矣而使方士得之則益淫也當世宗之季吾又得二事焉夏文愍之持秉則同列皆中謚及身以罪死易世而後牽復所得者中下謚也繼而嚴氏之持秉則其子為市焉非上所甚注懐者必賄而後得不賄不得也即得之不腆不上謚也及身以罪竄削弗謚也夫謚者人主之春秋也尊則稱天以命之不尊則與天下共隲之而奈何為大臣修怨賈利地也然則如之何其必畧采唐宋故事遇大臣以謚

請有俞旨則翰林之司篆者為議而定二謚焉以授禮科科詳之復議而上之閣臣復裒而取上裁凡文臣二品而上及勛親臣公必謚侯伯之涖軍府加保傅必謚謚兼美惡二品以下自卿佐以迨庶僚有德行政術者亦有謚謚則言官請之禮部裁之有美無惡可也自國初以至先代勛臣若傅友德若徐輝祖之類文臣若章溢若唐鐸若胡儼若魏源之類武臣若劉玉馬永王効之類諫臣若楊瑄黄鞏王思楊爵之類儒林若吳與弼

陳獻章胡居仁之類文苑若李夢陽何景明楊慎李攀龍之類追之以謚可也勛臣若李善長馮勝若廖永忠耿炳文若丘福之類文臣若陳循若徐有貞之類追之以謚謚而不盡蔽瑕可也又若于謙者易之以上謚可也萬安劉吉汪鋐張瓚若易之以下謚可也凡此數者皆所謂與天下共隲之操法於賞罰之外而毋使人得而議其後者也

皇明盛事述序

不佞生晚當累洽之季而又家世從纓緌後竊有志纂說古公卿將相之盛屈指西京以還若功臣之族鮮通籍者計獨有外戚王馬梁竇之屬雖貴不足道而丞相徹侯父子相繼僅絳條韋平兩三氏而已東京尚行誼薄華腴㝠纓羔雁旌自黄耇辟書徵輪徧於白屋而關西之楊汝南之袁乃亦有四世為三公者西京之習流為江左蔓而北魏門䕃相藉爵封道望一夫秉軸則乘朱且埀百輪九命弁冕則戴貂詎止十輩而李唐之

史猶有志宰相世系者宋之郊恩三事而下推蔭必數十百指援薦亦不可勝數至於元而貞王徹侯三師三公以至三省之長非特穆之懿親則亦集賽之華胄閥閱朱紫雖若蟬聯而無足稱述我明之世文武判隔濁涇清渭貴極冕弁者不忝政紀齒自縉紳者靡開茅土經術弛於紈綺崇顯局於賢科以故視前代小遜焉爰若和氣磅礴淵源流衍雖義取側微材由自奮而門積膏華踪若憑倚至乃德祉亙凝君臣交契或

蚤附風雲或恒依日月祿位名壽顯融令終代不乏人人不乏遺要亦有可紀者夫覩庶彙之繁生則思坤輿之厚偉脩鱗之孳育則羨海王之廣以高帝之功德超駕堯舜文皇之疆宇遠踰漢唐皇仁既宏聖壽復高維城祼將繩繩振振其為盛事豈前代可擬故畧敘一二冠之篇首庶幾談者知所本云

皇明異典述序

夫國之有典也則號令慶罰皆在焉其曰典者何志常

也曰異典者何志非常也諸創國者皆不為常者也其業可大而法可久習之則為常是故曰典也自古有天下之盛者莫過唐虞三代唐有天下舉畎畞之鰥民而委之政既得政則紲天子之所任岳牧侯伯而僇之既僇之而復峻用其子其後輙舉祖宗之人民社稷而付之商有天下舉五就之逭臣而委之政既托孫而廢其主廢而旋復焉尊之曰阿衡而待之以不臣周借其國付渭川之釣叟使埒父稱而師事之又以其幼子托之

於介弟使据君位而朝諸侯其歿也又崇以天子之禮樂典而異者孰並哉及其衰也以定王却楚之晉文尚能守空名之隧而不肯予以九合諸侯之齊桓其國相尚能守陪臣之分而不敢渝非衰主之賢而創主之易也其勢殊也明興高帝定天下以損益禮樂勢不得不有所更革天造草昧庶事裁意未及討論至末年而始截如矣其始不能無異也雖然異而非異也易世而後或革或因乘時變通加以潤色固無論已其他或不無

一時之好而有所登進或不考於絜令之舊而有所抵迕或飾喜出於燕暱而少所衷或疑功歸之惟重而未爲衡或假無方之立而不必公或取政府之狥而不必當或言路啓於新進而不暇詳或曹局迫於奉行而不暇執主之者快而旁觀者駭授之者以爲常而受之者以爲異也余故識而述之其有抑斥者亦附焉凡十卷以從異日稗官之後

皇明奇事述序

余既有異典盛事二述矣異典者遘之自人主者也盛事者遘之自天者也盛事之遘無非熾巳異典之遘熾居十九厖亦居一巳乃復有遘之自天而不可言盛遘之自人而不可言典或人與事之巧相符者或絶相悖者為其稍奇而不忍遺之别録成卷以備虞初春明之一采故不敢稱稗史也

弇州續稿卷四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續稿卷五十
五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潘庭筠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編修臣王坦修

謄録監生臣張承恩

弇州續稿卷五十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序

左傳屬事序

昔者夫子春秋成而三氏翼之左氏嘗及事夫子其好惡與之同而又身掌國史典故其事最詳而辭甚麗公

穀二氏私淑之子夏而以能創義例有所裨益於經學士大夫多習之其為左氏而顯者漢丞相張蒼諸王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大中大夫劉公子丞相翟方進之屬賈誼至為之訓故然終不得與二氏並重中壘校尉劉歆始篤好之至移書太常博士明其屈幾用此獲罪其後獲並立於學官而晉征南大將軍杜預深究晳其學復傳之而稱其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而辯理或錯經以合義自杜預之傳行而左氏彬乎

粲然公穀反不得稱並矣宋有胡安國者負其精識以為獨能得夫子褒貶之微意衷三氏而去取之自胡氏之傳行而三氏俱絀獨為古文辭者尚好左氏不能盡廢之而所謂好者好其語而已爾於是稱左史者舍經而言史大抵史之體有二左氏則編年而司馬氏乃紀傳世家編年者貴在事而紀傳世家貴在人貴在事則人或略而尚可徵貴在人則事易詳而於天下之大計不可以次第得然自司馬氏之紀傳行而後世之為史

者亡所不沿襲當左氏時所謂晉之乘楚之檮杌以至魏之汲冢其簡者若倣經而詳者則為左其後奪於司馬氏雖有荀悅袁宏之類然不甚為世稱說而能法左氏之編年者司馬氏之後人光也光所著史曰資治通鑑其文雖不敢望左氏之精鑿要亦有以繼之而上下千餘年其事為年隔而不能整槩建安袁樞取而類分之名之曰紀事本末而左氏其祖禰也顧未有若袁樞者出而吾鄉傅遜氏少為春秋以胡氏通顯而心獨儀

左氏讀之累歲而始與之融會乃用袁樞法而整齊之其大體先王室次盟主次列國次外夷取事之大者與國之大者比而小者附見焉不必如訓家之所謂張本為伏為應一舉始而終遂瞭然若指掌其它句為之故字為之攷雖不能不資之杜氏舛僻者亦掊而正之必使無負乎左氏而後已故執杜氏以治左氏十而得八執傅氏以治左氏十不失一且也為杜而左者難為傅而左者易故夫傅氏者左氏之慈孫而杜氏之諍臣也

漢之時左氏故不能大重如公穀而為之者如嚮所稱三張賈生輩皆通達國體而公穀之學公孫弘用以繩下而張湯傅為峻文決理又請用博士弟子治之者補廷尉史雖以董江都之賢而不能免於決事比之刻豈所謂屬事者多達而析義者易深耶使傅氏及是時而成此書令三張賈生者見之其有裨於漢治當何如也傅氏今雖尚墨墨守學官部使者已從守令科論薦矣於循吏何難焉

胡子衡齊序

胡子之書曰衡齊既成而長洲令曾鳳儀氏刻之屬不佞貞序焉夫胡子何以稱衡齊也衡者平也所以平低昻而使之當也齊者和也所以和諸味而使之成也胡子所以為衡齊也其大指曰吾儒與它道角吾處吾勝而求彼負以為異端彼亦處其勝以求吾負而譏吾之未至不平而後有爭爭而不能和則害彼所謂佛也老也楊也墨也申韓也彼皆有以自持之吾衡而平之然

後劑而和之則皆為我用也洙泗之後而有濂洛濂洛之後則吾儒與吾儒角彼此不求是而求相勝曰尊德性也道問學也主靜也致良知也隨處體認也體仁也源一而流漸異吾衡而平之然後劑而和之而其源湛如也故曰衡齊孔子之言純者為魯論而小雜者為家語有問答有自言皆門人紀之者也孟子之言有問答有自言皆身著之者也荀子楊子文中子亦身著之者也莊子列子身著之而間托之問答者也其後而為周

子張子至明而為薛子皆身著之者也為二程子朱子至明而為陽明子皆門人紀之者也胡子之為衡齊也身著之而間托之問答者也身著之得無有意乎哉聖人立象以盡意意不盡則繫辭焉以盡其言夫大者以道立言次者以言明道以道立言曰經以言明道曰傳胡子之衡齊傳也其所以衡齊之意則明道也其明道將以淑人而軌世也意在明道何害於意意不在明何益於道甚矣胡子之意之審也雖然其辭得無過修乎

哉孔子之繫易曰修辭立其誠誠立矣何修辭之足病且胡子之學心學也反之心而苟有協耶即蔥嶺苦縣不諱同也其猶有扞耶即關洛閩越不憚異也如其羽翼乎即稗史巷議不辭采也可借而彈射乎即齊諧虞初不虞詭也是故辨若儀秦而非為強工若丘非而非為刻逞若蒙莊而非為縱博若僑向而非為淫故曰其指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胡子其將庶幾乎哉余與胡子先後仕於朝而不相值第聞胡子倡道

於東南天下之有志者慕趨之若流水而胡子顧不立門戸惟道之是明而已雖然吾終以胡子之辭修懼天下後世之以辭求之也然則治胡子者當如何反之心而協如胡子之於先喆可也是所謂衡齊之衡齊也

刻注藥師琉璃光本願經叙

此藥師琉璃光如來也其稱藥師者何以藥治衆生疾為大醫王也稱琉璃光者何以其表裏瑩徹無所不暎照也今夫耆婆之木上池之水持之飲之則能洞肺腑

燭膏肓以至汾陰之鑑奉以照疾若水月之沁肌骨亡不立愈亦可稱琉璃光乎是物也物與人相待則猶有局也唯藥師之琉璃光無待者也無待則無所不徧徹也雖然天竺古先生據蓮花座轉大法輪一音聲而響三大千一白毫而鏡無央界諸聾者瞽者躄者瘵者寒者熱者病臟肺者無不爲之立起而何必藥師也自願成緣自緣生用自用證體故標而歸之藥師也諸佛皆藥師也皆有此十二願也諸佛界皆淨琉璃也薄伽梵偶

然而舉之耳其說甚明淺而易曉而居士復為之注者引權而皈之實由顯而導之微且以為莊義乎為郭義乎雖然吾聞之古四大非我有誰為受病者受病者心耳我無一切心安得一切病我無一切病安用一切藥我即藥師也我界即淨琉璃界也此經亦筌蹄而已居士張姓其名應文於書鮮所不通曉尤精養生晚節始盡絀之而談無生理

山園雜著小序

余治離贅園最先而又最小且不能遠囂然以亡它適故時時托跡焉其後治弇山園乃始有山水觀幾徙家之半實之所與客咏酬十於離贅園已推離贅園於敬美弟已徙處曇陽觀之丙舍已敬美治淡圃余間有所還往於淡圃弇園月不能一於離贅歳不能一乃各為之記它巖瀨沿岫臺館亭榭之類亦各有摽咏而弇獨詳最後為客所跡逐亡已轉之村中故居而兒子騏築培塿疏汙邪而栖斗室其上強名之曰約圃而余亦姑

為之記而咏之憶余在弇時客過必命酒酒半必策杖相與窮弇之勝而見質曰此某水此某丘余甚苦應接不暇今者業謝客客亦不時過即過無與為主無可質者故理此一編分卷為上下以代余答而已余老矣能後余存者諸園也弇最大饒石而廣水能後諸園存者弇也弇即後存當亦竟廢今世人不厭薄余文辭而時味之然則能後弇存者是編也夫蘭亭之為亭也赤壁之為壁也其勝不能如其名然數百千年而有勝色者

則會稽之書而眉山之賦也是編也吾不敢竊比於二賢以不遂泯泯若金谷緑野者則庶幾哉

大隱園集序

故樊山温懿王仲大義於弘治間以有大造於荆盖積德百餘年而禮樂之效始見於今王昇甫昇甫夙禀靈異岐嶷成質舞象之日即多讀經史百家自勵為古文辭每撫几歎曰丈夫一當生不能珥簪槖筆佐明主上嘉下樂之治即惟有著書立言以顯見於後世第令齷

齔少年以仰面看屋梁見誚胡足卹也不然使我冠遠
游躡朱履而托於吏人之上日醉飽娥睩間以死死耳
不亦虛捐哉於是悉謝諸王郎中之所謂樂者折節延
操觚士而地僻客鮮所當指則曰吾其求之古乎盖先
秦而後大歷前於書無所不窺亦無所不傚擬而不斷
盡合曰非吾心之是衷而誰與衷昇甫今五十矣所結
撰古文辭諸體悉備為卷若干凡再使使走三千里而
授簡不佞曰吾子一世龍門也以不穀之幸而獲共此

天以不穀之不幸而叨有宗祊寄不獲從子於太湖之社雖然形用隅也神用通也嚮者竊衷之心矣而猶未安也非吾子之衷而誰與衷余讀昇甫書竊悲其氣之拂鬱而壯其志之果也已盡習其言而又徼窺其詣也昇甫之國曰荊令夫有荊璞於此甫就剖而工僅半之其器未遽成而光未盡發也然而不失為良玉及其就也而天下以連城享之珷玞之為器非不偉然觀也天下能以器名而不能以玉名今夫世之不為珷玞者鮮

也昇甫之詰則璞也其器而已耶其玉而後器耶余因知昇甫之志之不但為器也昇甫之為古樂府光發矣工十而得五近體之工十而得八志傳記序之工十而得六其琢磨易矣繇是而不已焉世不以連城享者吾弗敢信也余老且厭筆硯豈其能搆三日火昇甫之鄉有陵陽君者試叩而質之葢昇甫雖貴極人爵然意殊薄之居恒白帢單練步田里閒謂客第字我以山人目我則有所不敢辭余故稱昇甫云其所治園曰大隱而

集因之亦茲意也

刻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萬行首楞嚴經二十五圓

通觀世音菩薩證聖序

我釋迦世尊之御泥洹舍登獅子坐也葢諸大菩薩弟子人天慧福障業之數也悶悟則七大十八界俱通簡聖則二十四地俱屈匪惟表清淨音之真體實欲闡施無畏之摧用是以我阿那婆羅吉低輸菩提薩埵能默際而仰契之始者同顏氏之如愚後則若點也之鏗爾

竊睹其敘致恒河沙刧前承觀世音佛出世發菩提心從聞思修入三摩地聞塵既亡內根旋盡繇三空智至滅諦理超越世間獲二殊勝上合十方諸佛之覺心同一慈力下徹六道衆生之異境同一悲仰慈悲既切勝解復圓是故入諸國土無刹不現所謂三十二應者自佛與獨覺聲聞而下繇摩呼羅伽緊那羅阿脩羅而上願就者就樂脫者脫方便說法刹那立應變化現身姿婆徧滿所謂十四施者一切兵戈水火險盜狂鬼之害

以至壽考貴富子女之求其粗而去三貪嗔癡精而獲四不思議莫不罄我願力俯順兆情探之若囷合之若契是以世尊嘿而許之爲放五體寶光遠灌十方微塵如來及法王子諸菩薩頂諸如來亦放寶光來灌世尊及會中諸菩薩大弟子阿羅漢頂天雨蓮花五色間錯地成法界一等平正交光相羅如寶絲網梵唄咏歌勝鈞天樂我世尊黙許之不足又命曼殊室利曳法王子爲偈以别之而我阿那婆羅吉低輸巍巍乎皦皦乎鷲

嶺之標衆峰望月之奪列宿矣夫弟子如憍陳耶優婆
尼沙陀輩亡論也菩薩如香嚴月光童子輩亡論也自
憍陳輩而進之若舍利弗大迦葉大目揵連輩之智行
尚亡論也自香巖月光而進之若持地琉璃光虛空藏
之心力圓明尚亡論也以普賢之功行宏深等阿耨海
藥王之志願精堅踰金剛石大勢至者彌陀之右拂慈
氏尊者釋迦之嗣王豈伊異途可加軒輊况我世尊親
吐法音謂無優劣前後等別而法王子不少假借條析

事挫獨謂三摩提谿聞中入謂觀世音得大自在彼二十四聖賢者夷然而退居其所旁睨無愧色返照無諍心豈非用斥表留以劣顯聖上順世尊之密旨下開萬刼之法門用是階級不形町畦盡泯一會之中蓋瞭如也又融融融如矣嗟呼妙音觀世音梵音海潮音傾耳而聆之亡聞也然而不敢以亡聞議也八萬四千爍迦羅首八萬四千母陀羅臂八萬四千清淨寶目抉睫而察之亡見也然而不敢以亡見議也無他承佛語也觀不

取色音不受聽是故謂之觀世音謂之觀自在也菩提薩埵日現前而不知人人具之而不識者無他不得初所發之心也然則以佛語而證菩薩以菩薩而證觀世音者抑末巳今自欲界圓顱方趾靡不能稱此菩薩而印行持誦乃僅法華所載普門之一品盖簡質易習也恒語易解也福田易嚮也若夫合體用備仁智徹上根下器而曲成之則於是經乎終始哉竊不自量倩善書婆羅門書之集工梓之以廣示夫含識同志者

宋太史詩集序

友人新安汪道貫手一編而謂不佞此金華之老書生某以見遺者曰吾郡之宋太史詩也余種種指澤末且魚爛矣茍永之梓必以郡邑之賢大夫而敘必以王先生余惘其意許之宋太史者故翰林學士承旨文憲公濂也高皇帝既卜金陵鼎公首應辟當肺腑寄尋即大位諸典禮制作之事悉以寄之而天子又數稱詔褒嘉風厲一代公亦自意以不世遇不愛其所學盡出而應

之上而明光溫室之代草石渠木天之纂撰下而至於畸人紅女之微節緇流黄冠之弔詭遠而雉裳鷄林之重譯亡不以得公一言為重後先十餘年間為文大小數千篇合之得三十餘卷而獨於詩若不能當其什一者即公之在勝朝山中之年凡再倍之矣而其文僅七卷餘所為詩又不能當七卷之什一而又且就泯泯宜老書生之所以重歎而迫欲傳也余不能識公詩亦不知公詩格所自第繇一斑而竊窺明之所以興與公之

所以大顯於明者蓋有在也今夫士一操觚翰而業詩即知有五七言近體業五七言近體即知有唐而不知唐之盛而衰孽之蓋至於懿昭之際而極矣溫韋韓羅諸君子不能有所救改而屋屋焉用其小給之才偏悟之識汎濫之學茍就之思以簧鼓聾虫之耳粗者快於事精者巧於情其萎薾颯沓之氣不待詞畢而小夫為鼓掌大雅之士有掩耳而歎息矣以故黃齊白馬之禍淺者不見用用者不見免而唐遂瓜剖而為六七歷數

世而弗能一寧非其徵也今驟而誦公之詩若無以易諸君子者顧其於辭爾雅而不詭寛大而不迫窶處不寒儉歷亂無傾危委蛇雍紆儼然盛世大人之象有餘地焉是故英主掃除亂氛雲蒸龍變以傅於功名之會而天下之文歸之夫豈偶然已哉汪生謂不佞論詩不當爾不佞曰非也所謂彼一時也夫論公詩而公之文亦思過半矣公集成於元至正十三年而揭文安曼碩序之矣其曰太史元官也盖嘗以國史編修名而公弗

就也梓之者蘭谿令喻均也

丘謙之粤中稿序

謙之次其守潮時所為五七言古近體百五十七章而書寓余曰先生幸為我序之是時謙之已去潮而徙蜀之燕中所寓人迂迴者數月而後書至則謙之復從燕北下徙矣蓋皆用潮事詟也憶余游燕中而謙之數相過從當是時謙之以詩名司農署中而至是已六閱歲謙之之詩日益高其名與毀日益偕重而官日益拙吾不

暇與譙之論他詩則且論潮詩夫潮自古為逐客地其吏所繇非公而罪即私而郄其所遘非瘴即寇其異日非死則竄故以昌黎之伉直矯倔能棄其身攻天下之所必救而觸人主之甚忌諱疑其於潮若亡所罣於臆者然甫下車而牢慅憂悔之念乘之奏薦樂章侈國豐業以希人主之解早辭大顛以識讖佛之咎至其發之詩歌如惡水颶風濤瀧之險人所狎者若不可以頃刻行蒲鱟蠔蛤馬甲章舉人所嗜者若不可以匕箸入口

其萎薾沓拖之狀使見者雖或憐而亦卑之然未幾而徵拜相繼今譙之所治潮亡以異於古而其風物號為淳美商賈之所輻輳地若縮而近者遂一雄望名而譙之後先所為詩和平麗雅高亮朗郁藹然治世之音而通人之大觀也其在郎署時屬世治平無所表見然亦清白一節涖郡之政不至遠遜昌黎第未幾而彈射相繼嗟夫鱷魚一獰頑物耳然猶識昌黎而甘下之今以右文不猜之朝其具耳目口舌者顧不能識一譙之何

也雖然吾不能劇稱譙之詩而僅以區區鴟食鳴譙之之不平亦淺之乎擬譙之矣譙之名某丘氏黃之麻城人

部升莊子標解序

今天下求工文章者無不闇習莊子而誦說孔子之徒見輒批根之以為譸張弔詭而皆不得其朕其名能崇莊子者謂其旨往往超宇宙外土苴一世之倫物非孔子之徒所能闚而陰為之者謂莊子歴詆十二家之學

而不敢及孔子所以尊孔子至矣之二端者皆又非也莊子達生者也而所以為生之理甚精蓋至於天機嗜欲之深淺與真人衆人之異息固淵淵如也其所别於君臣父子與六經之教則又皦如燦如矣夫莊子非不知孔子也而時時過之所以過之者才高而不勝其無涯之智故也孔子不云乎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孟氏有言仲尼不為已甚者是故孔子非不易過也然而過之不足以為孔子令夫漁父盜跖胠篋諸

篇豈必盡於孔子詆而後疑之其詞趣之曼衍膚薄公孫龍鄒衍之所不道也而以誣莊子何也吾友郤升氏用經術困諸生久晚而讀是書若有會焉有所標解而因以名之其文不盡載取其粹然者而已其語不盡折取吾之犂然者而已夫簡珠者汰其瑟而珠良攻玉者琢其瑕而玉完於乎此所以為郤升氏莊子也始郤升氏為諸生諸生咸推之而靡壯色既試漸以不利諸生竊或凌之而靡孱色其後復見推齒德丈人行充鄉祭

酒而靡長者色突煙不時暖而靡藜藿色入其里畏壘然入其室蓬藁然即婦孺不聞勃磎聲人以為邵弁氏深於莊子也其行高然不因而恣睢曠蕩其文高然務於簡約條理而不敢遠於先喆之程若俱為莊子之所不契者夫為莊子不必為莊子於乎此所以深於莊子也

有明三吳楷法序

此有明三吳楷法也何以獨稱楷書之體九而楷居一

焉曰大篆曰小篆曰八分曰古隸曰今隸曰正行曰行草曰章草曰大草楷即今隸也其稱楷者何楷端木也夫篆分古隸楷之原也自行而行草楷之散也自章而大草楷之尤散者也書之有楷也猶室之有棟也其稱明者何所載自洪武而至萬歷其人則明也獨稱吳者何吳人良於楷者也稱三吳者何舉吾郡而雲間附焉故也其猶陋於古之吳也為吳郡者人五十有八焉曰郡丞宋克曰侍郎高啓曰太子少師姚廣孝曰太常卿

夏㬥曰中書舍人盧儒曰尚書楊翥曰少詹事劉鉉曰
武功伯徐有貞曰太僕少卿李應禎曰大宗伯吳寬曰
翰林孔目蔡羽曰應天通判祝允明曰翰林待詔文徵
明曰國子博士徐禎卿曰選部員外郎王穀祥曰右布
政使陳鎏曰尚寶少卿陸師道曰國子博士文彭曰學
正嘉曰太僕主簿許初曰少宗伯王錫爵曰按察副使
楊儀袁尊尼佘弟世懋曰指揮使張元凱曰鄉進士張
鳳翼沈昌期曰太學生王寵陳道復王穉登文肇祉王

衡曰諸生文從先顧祖辰陸士仁周恭先婁孟堅王應
賓曰山人錢紳杜瓊陳絡先黄姬水彭年俞允文周天
球周光程大倫王逢年陳爾見毛文煥張元舉錢允治
尤道恒王慎脩僧二曰大林曰明因女一曰金用元賓
婦爲雲閒者人十一曰郡寮陳璧曰學士沈度曰大理
少卿粲曰太宰錢溥曰南安守張弼曰太子詹事陸深
曰少宗伯張電曰奉化令徐獻忠曰布政使莫如忠曰
太學生雲卿也其它曰邑尉周鼎檇李人也而郡寓公

曰諸生華之方無錫人亦吳屬也夫楷而小者合巳楷而不盡小者克之閣帖跋溥之陳氏碣寛之吕翁表羽之辭命議允明之赤壁賦約齋序徵明之乞休疏稿深之二尺牘姬水之上黄御史詩也小而不盡楷者文東之急就有貞之哀冊鼎之東原傳跋也不盡楷與小者則應禎之蘭亭叙允明之著思序勸農圖梅谷成趣園三記寵之琴操也不盡楷而録之者何為其未離楷也楷之寓于行也猶夫騷之寓於賦也其質故猶在也吾

郡八之雲間二之凡雲間以書貴而吾郡以書著度也粲也黿也皆以書供奉至大官故曰雲間以書貴也天下之灼然名書家者毋能含吾郡之允明若徵明若寵次之而克而有貞而應禎又次之而初而彭而嘉諸君子而皆無下駟也故曰吳郡以書著也然而不盡爾也雲間之有璧而度而深也其著也則克徵明伍也吾郡之有儒而昺而應禎也其貴也皆以書供奉者也雖然昺也應禎也其猶悵悵乎書掩之也嗟乎余盖有深歎

馬當德靖間而吾吳之臨池者何寥寥也然而允明鼓之徵明吹之寵舞之盖肩吳興而越莆田雙井矣今試號於郡而曰臨池者爾來不崇朝而廓之内可千人也其明日而廓之外千人也其又明日而七邑可千人也然而不能抵掌三君子也斛律氏之射獲愈多而其大父愈悲也夫書一小道也于何而紀之曰大篆深而近於理當其有以無之體也楷淺而近於用當其無以有之用也結繩不返疇能舍楷曰小道乎哉我未之前聞

也

周叔夜先生集序

叔夜爲諸生即以文義見推部使者而余不佞與偕歌鹿鳴又四歲所而偕聘公車曹閈相聯接甚洽也當是時余壯好從客豪飲叔夜獨不飲而性善病骨立所乘羸馬亦骨立三日一趣省瘦影陵競日中而與之語時時及節俠則毅然有三軍不可奪之色間從篋出所作小詞若詩以黄庭結法書之或弄筆散草咸嫵媚蕭疎

令人自覩余嘗戲之以賢者不可測如此哉而叔夜出守平度州人謂叔夜病不任守尋病良已益自勵冰蘖東方諸侯翕然以龔黃渤海王膠東不啻過也當入覲諸令長為同年醵直例三鐶而叔夜僅一鐶又嘗偕之座主相臣所度諸門生出贄帛已不能當十之二逡巡從後匿跡已而過余言狀余戲謂守歲奉不小隃令長耶叔夜謝曰吾奉尚寄之民不忍賦也自是叔夜以治行為天下最遷工部員外郎督清源陶其署治素號沃饒

易染而叔夜持之益潔顧其貧與病益甚會予以使事過之得稍稍讀其所著書而自是别去終叔夜身不相值夫叔夜與余後先憂居僅衣帶水地余嘗投以不腆之札一而得叔夜報札亦一當是時余困飢意不能無望叔夜自今觀之叔夜方蟬蛻汙濁獨立霄表而余卷蛤蜊而食之誰能若士我即叔夜不我棄我何以得當且其時縣官急叔夜材爲田間起拜二官投之以文秉而叔夜猶豫不及應以死乃余之落魄自放晚而見收

再强為大吏竟不効而老於人齒頰間叔夜不死其尚以余非夫哉叔夜死後十餘年余識其子紹元紹節因獲盡讀其所著書凡詩四卷文四卷其文吾不知所衷大較有三變焉家食以還出入眉山父子氣溢而材横飈馳電掣使人不能正視東秦清源忽斂而撫左史棄玉纓虫與造物爭巧楚及歸田舒而孟堅又舒而昌黎固不必盡孟堅昌黎然悠乎其味也森乎其矱也詩不必盡盛唐以錯得之渢渢乎岑李遺響哉二子又出其

所別撰曰學道紀言讀之則見其多識蓄德虛心從人庶幾乎老氏之所謂貴其師愛其資者又時時出獨至之見以參伍之豈唯一家言而已或謂人不可以無年藉令叔夜不果死其進而先秦鄴中何間哉或又曰不然竊叔夜指其晚節將欲盡汰人間之有而歸於太上所謂人且以為拙吾且以為超而何先秦鄴中之足辱子乃謂之曰所不如子言而余跌宕於三寸管以比於劉勰鍾嶸者於叔夜尚有當也如子言而余所搆撰卮

語若掇石於崇丘而欲益其高滴瀝於秋潦之陂而欲益其廣者子以為奚若或者退而紹元兄弟意未已也掇而弁其集之首學道紀言別有敘

弇州續稿卷五十